

## 我的同事傅瑩 延 靜



傅瑩出任全國人大發言人已經是第四年，但她在發布會上一出現，仍然讓人們眼前一亮。我曾在外交部亞洲司工作，認識傅瑩已近三十年。她早年在外交部翻譯室，是英語高翻，多次為領導人作過翻譯。她有時也來亞洲司幫忙，雖然只是寒暄，但她待人親切，印象不錯。後來她出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開始展現她的才華。調回國內出任亞洲司長，刻苦幹練，更是出眾。幾年後，她先後出任中國駐澳洲、英國大使，卸任後回外交部任副部長，主管歐洲事務。

記得二〇一二年末，聽說傅瑩要調到全國人大去，我有點吃驚。我當面問她，她說：「是要去人大。」我問她為什麼，她說：「聽說是要找一位蒙古族幹部。」傅瑩是蒙古族，我早就知道。但她在北京長大，已不會蒙古語。也許人大選幹部，還要考慮民族問題。過年後不久，傅瑩果然調到全國人大，出任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兩會期間，任人大副秘書長和發言人。

傅瑩讓人眼前一亮，和她的服飾、打扮有關。這天在人大新聞發布會上，她穿着一身稱身的綠色套裝，戴著一對金色耳環。她從不染髮，但蓬鬆的白髮，梳理得很是整齊。面帶微笑的她，出現在主席台上，讓人眼前一亮，感到自然親切。其實傅瑩這天也不是專門做了什麼準備，她一向注意自己的服飾打扮，這可能是她長期做外交官養成的習慣。

但我覺得，傅瑩讓人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她回答提問，自然親切，不緊不慢，娓娓道來，易於讓人接受。不僅如此，她的談吐思維，適合對外國人傳達中國的資訊，就更為可貴。不少人從事外交工作多年，也不具備這一條件。

那是二〇〇八年，傅瑩任中國駐英國大使，北京奧運火炬傳到倫敦，有人借機阻攔挑釁。當年這樣的事在國外出現已不是第一次，傅瑩深感自己肩上的責任，苦苦思考「怎麼能讓中國人的聲音出現在西方媒體上，出現在英國人面

前，讓他們了解真實的中國」。就這樣，幾天後，一篇《如果西方能夠傾聽中國》的文章出現在英國媒體上，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北京奧運火炬在倫敦傳遞遇到的困難。那之後，西方人士也不得不稱讚她是「最能清晰傳遞中國聲音的使者」，國內輿論則稱如果再有幾個傅瑩該多好。

每年在兩會期間舉行的人大新聞發布會，外國記者最關心的是中國國防預算將增加多少，也有個別記者借提問刁難發言人。二〇一五年舉行新聞發布會時，路透社記者就提出國防預算問題，傅瑩回答他：「每次發布會外媒都要問國防預算，據說我的前任也是如此，前任的前任也是如此，好像外媒前來參加發布會，就是為了這個問題，不過今天你只問是不是增加了，沒有問為什麼增加，還是一個不小的進步。」傅瑩對記者不當面頂撞，但回答得又很藝術。

傅瑩擔任全國人大外委會主任委員後，這幾年仍然活躍在國際舞台上，一會出現在歐洲，一會又出現在美國。特別引人注目是，她幾次與基辛格的對話，談的都是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等大問題。我天天看網，也天天看報，但像這樣有深度的對話還是很少見。一次，基辛格問傅瑩：「你在美國訪問，見了許多人，有什麼感受？」傅瑩回答：「我的印象如果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焦慮』。儘管美國仍然是最強大的國家，但是也不能掌控一切。美國自身面臨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想要用舊的手法去處理世界上的許多事情，這是做不到的。美國需要盡快適應世界的場景轉變，改變看待世界的方式。」基辛格同意她的看法，說：「美國處於一個不尋常時期。」傅瑩又說：「據我觀察，在美國的傳統世界裏面，國家關係只有兩種，要麼是俯首稱臣、尋求幫助和支持的盟友，要麼是需要對抗和打倒的敵人。美國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兄弟般的夥伴吧？」基辛格答道：「我還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

也許王毅外長與外國領導人的交談更具權威，但難得這樣自然隨意，且寓於深刻哲理，傅瑩不愧是絕妙的配合。人們喜歡傅瑩的打扮、裝束，但讓人更喜歡的是她與世界名人有分量的對話。

## 甬劇《雷雨》 余仁杰

寧波市甬劇團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建團後已經移植編排了《雷雨》，在寧波、上海等地演出，至今已超一個甲子，並非如近日某些報道中的只有三十七年。一九五四年，寧波市甬劇團來餘姚城區大眾劇場演出《雷雨》。那時我還是餘姚中學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學校組織全校師生包場觀賞該劇，震撼全校，還邀請劇團主要演職人員利用一個上午來校舉行座談。

據權威辭書載釋：流行於寧波一帶及上海市的甬劇，起源於寧波農村中的田頭山歌。清光緒年間開始有職業班社，稱「串客」。一九二〇年以後經寧波灘簧、四明文戲等階段發展成甬劇。腔調以灘簧調為主，兼唱馬燈調等民間小調。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寧波、上海都成立職業甬劇團，甬劇才被正式定為一個劇種。竊以為它與百戲之祖的崑曲，與後來的京劇等劇種的不同，不僅在於曲調，更在於文詞與表演內容、裝飾及行當程式。崑曲與京劇的文詞典雅，表演的幾乎都是歷史故事，角色行當明確分生、旦、淨、末、丑，各有表演的基本規矩、程式等等。而甬劇則不然，它純粹源自民間，演的故事背景都是清代以後的近現代甚至當代，說的唱的是寧波方言俗語，表演程式技藝接近話劇，突出「角色內心創造」，反映生活真實。

記得當初我觀賞甬劇《雷雨》後，除了覺得它是「寧波方言話劇加灘簧唱腔」外，由於還是個初中學生，雖震撼卻對許多方面有莫名之感。於是從校圖書館借來了曹禺的原著《雷雨》劇本，進行細細研讀，加深了對此劇的理解，更覺得甬劇移植的成功。此後我一直關注《雷雨》的演出，還從中發現一個規律：凡熱衷觀賞此劇的都是有一定文化或閱歷的人士。就以近日舉行的寧波甬劇藝術節來說，凡觀賞原始傳統短劇的，多為上了年紀的觀眾；而觀賞《雷雨》的，則老中青都有，且都有相當文化基礎與開放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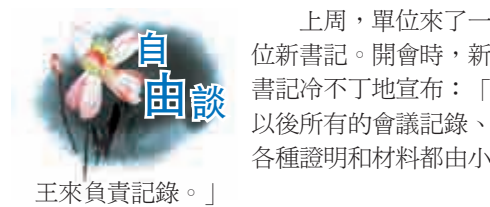
稱甬劇《雷雨》為移植經典，「移植」是指該劇原為話劇；「經典」不僅是指曹禺《雷雨》劇作本身是經典，更是指寧波市甬劇團的精益求精，久演不衰，是被觀眾充分肯定的、重要的是有指導意義的戲碼。它的「指導意義」今

天很值得一議。首先是它真正植根於甬劇；台詞是純寧波方言俚語，唱腔是純寧波灘簧；劇情背景是正式甬劇戲碼主流，即民國題材；劇本由權威把關；特別在演藝上既繼承甬劇的源於生活、美於生活傳統，又借鑒國際上流行的「角色內心創造」演技，取得極大成功。這對其他戲曲劇種如何移植、改編、創作現當代題材戲碼，也頗有啓迪。

《雷雨》是一齣家庭倫理的悲劇。它的發生有其社會轉型變革背景的深層次原因。劇中人物處在「五四」後新舊制度、倫理的激烈矛盾衝突中，其悲劇具有社會學意義，耐人思索。因為它一直受觀眾歡迎，久演不衰。甬劇《雷雨》無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還是在一九七八年「文革」後，以及今天都特別受歡迎，都與這三個時期處於社會轉型變革有關。歷史是現實的鏡，今天的社會轉型變革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不同，但新與舊的制度、倫理道德的矛盾衝突同樣存在，類似悲劇也會發生。如何規避？這就是此劇的社會意義，它讓人清醒認識樹立正確價值觀的重要性。

最後提出一個值得探討的劇中人物魯大海與《雷雨》所謂的「階級性」問題。以前受「左」的影響，有人把周樸園視作資產階級代表，而把魯大海視作工人階級代表，於是《雷雨》中周家與魯家的複雜關係矛盾被視為一種「階級矛盾」。這次甬劇《雷雨》為改變這一歧見，刪去一些魯大海台詞，造成其形象單薄。竊以為，大可不必給《雷雨》套什麼「階級性」，把魯大海視作「工人階級代表」本就缺乏說服力，有貶低工人階級之嫌。當然，周家是資方，是富戶；而魯家人或為僕人或工人，靠勞動養活自己。在今天看來，兩家是屬於不同階層，不必一定要視作階級對立，對富人來個「造反有理」，因民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一部分。

至於現今，民營企業對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企業家與員工共同對國家的貢獻是有目共睹。在今天看來，兩家是屬於不同階層，不必一定要視作階級對立，對富人來個「造反有理」，因民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一部分。至於現今，民營企業對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企業家與員工共同對國家的貢獻是有目共睹。在今天看來，兩家是屬於不同階層，不必一定要視作階級對立，對富人來個「造反有理」，因民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一部分。



王來負責記錄。」

我一聽暈了。怎麼讓我記錄？我還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呢！我用質疑的表情瞅向領導。「讓你記錄，是因為你文采不錯，語言組織能力強。就這麼定了。」新書記向着我說，他的話不容我去辯解。

會後，我找領導解釋：「我的字寫得不好，不能勝任這份工作。」

「不能勝任，整天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這麼簡單的記錄怎麼不能做？」領導狐疑地望着我。

「寫文章，我都是用電腦打字，拉開鍵

# 要令孩子覺得人生值得盼望

徐海娜

最近香港連續發生多宗學生自殺事件。本來，學生自殺事件並不新鮮，過去半年內，新聞媒體報道的學生自殺事件已經達到二十宗。根據政府統計處人口統計組公布的資料，從二〇〇四年起，青少年自殺身亡的人數維持在每年二十人至三十人之間。每一個選擇自主結束生命的人，一定都有特定的原因。這些自殺的青少年，有的留有區區幾行字的遺書，有的則沒有留下隻言片語，這就使得成人們的猜測集中在他們的精神狀況、人際關係、學業壓力等等方面，也有人指出他們不成熟、不理智，但是，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他們最終都是選擇了用自殺的方式提早離開了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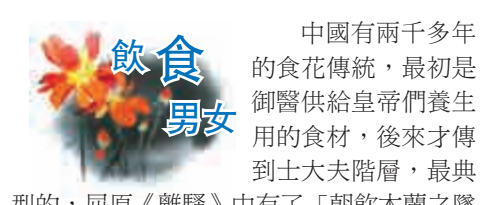
每個人自殺的原因都不同，我不想加猜測。但是香港學生的不快樂卻是顯而易見的。互聯網上任何一個家長討論群裏都不乏這樣的聲音——「孩子沒有什麼空閒時間」。確實是這樣，一位孩子才上小一的媽媽說，每日面對如山的功課，不知如何是好，這才是小一，這位母親將這種情況描述為漫長的「無期徒刑」。有一位媽媽則改寫了《木蘭辭》：「測測復測測，考完又再測！不聞電視聲，唯聞仔嘆息，問仔何所思，問仔何所憶？仔亦無所思，仔亦無所憶！昨夜見手冊，試後又再測



▲家長應灌輸正確的生命價值觀，讓孩子覺得人生值得盼望、值得活下去

網絡圖片

## 花 餛



中國有兩千多年的食花傳統，最初是御醫供給皇帝們養生的食材，後來才傳到士大夫階層，最典型的，屈原《離騷》中有了「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句子。到了宋朝，有了一本《山家清供》，說白了，就是一本養生書，裏面介紹可食的花數種，白玉蘭、玫瑰、忍冬、茉莉、石斛花、牡丹花等。有點奇怪，書中為何不提暮春的槐花？我們現時吃的槐花出自洋槐——莫非宋朝時，中國還沒有洋槐？國槐的花則不可食。

白玉蘭，未曾吃過，倒吃過白玉蘭的同科親戚——辛夷。早年過敏性鼻炎厲害，同事傳一個方子：用曬乾的辛夷花苞與雞蛋同燉。自此，方知辛夷花苞原是一味中藥。或許性急之故，吃過一陣後，鼻炎未見好轉，放棄了。現在想，倘若堅持一年半載，說不定真有轉機。現今的人彷彿不適合中藥了，缺乏閒適心境，不懂得靜守，急於求成。喝中藥，需要持久的耐心恆心，要慢慢來，像

盤，施展指尖上的功夫，很快就能搞定。可是會議記錄又不能用電腦打字，必須要手寫，我的字寫得那麼醜，檢查來看，那多丟人。再說了，活太多，我也幹不完。」我嘟囔着。

「你肯定能幹好的，幹不完，慢慢幹，加班幹。」領導安慰着我。

「單位讓我在幹好本職工作的基礎上再另加做所有的會議記錄，我不能勝任。你和我們領導認識，能否幫我說說好話，讓領導另請他人。」我給朋友發去求救短信。

「你的領導我是了解的，讓你記錄，是領導和組織對你的信任，認可你的人品。竭力去做，問心無愧。」朋友回覆了短信。

就在無計可施的時候，單位召開會議，我不得不拿起筆，勉為其難地坐在那裏。寫着寫着，總覺得筆畫不怎麼流暢。忽然，一

# 要令孩子覺得人生值得盼望

徐海娜

！書本十二卷，卷卷都要測！可惜阿爸無大財，阿媽要搵食，否則願為全職媽，從此替兒征！……」網上很多父母認為這很寫實。兩年前香港電台《鏗鏘集》也播放過「功課奴隸」的紀實節目。但是這些年，香港學生的狀況卻並未改善，抑鬱焦慮的情況也日益增多。坊間甚至有補習社迎合大眾心態，打出「你不喜歡競爭，競爭還是會找上你」這樣的廣告詞來招生。從「考試是一種必須之惡」到「競爭是一種必須之惡」，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不正常。

面對日益嚴重的自殺問題，很多人都說要在心理輔導上增加投入，但是這在目前的環境中只是「治標不治本」。不久前，路遇一個大約六七歲的小朋友在教訓幼稚園年紀的妹妹，他說：「你要是不好好讀書，長大就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就會被當做垃圾扔出去。」聽到這樣的話出自一個如此年幼的小朋友之口，我不免擔心，假如他或者他的妹妹長大了之後，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是否真的就是垃圾了呢？人生命的價值究竟是什麼？人一定是要有用才有價值嗎？或者活着本身根本沒有任何價值，只有行為才能為生命注入價值？還是生命本身存在就有其存在的價值呢？我不知道做父母的有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是無聊的哲學家才需要思考的問題，而是事關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的問題。每一個自殺的學生都與這個問

個常見的字將我卡住了，我怎麼也寫不出那個字具體的筆畫來。後來靈機一動，乾脆從那個字上繞了過去，換成一個意思相近的詞語，僥倖過了這一關。

會後，看着自己書寫的記錄，着實看不下去，只好拿個本子又認真地謄寫了一遍。

雖然一直都在辦公室工作，可是很少動筆寫字了。自從有了電腦後，寫字對於我來說不再叫寫字了，而是實實在在的敲字，材料、報告、寫文章也就在手指和鍵盤的演繹下速成了。

殊不知，過度的依賴電腦，不僅寫字的手退化了，就連記憶也跟着減退了。

看來，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我要重拾手中筆，書寫記錄。這幾天在書寫過程中，慢慢變得沉靜下來，少了幾許浮躁，越來越專注。說不定，還能增強我的記憶呢！



▲《令人著迷的生與死》封面

網絡圖片

題有關，無論他們有沒有特意去思考過。

下決心殺死自己其實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只有當一個人強烈地認為死了比活着更加好的情況下，才會選擇提早結束生命。每一個選擇自殺的人，相信一定是計算過的，往後的人生，不會更好，不會再值得活下去，才下了決定。另一方面，殺死自己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無論選擇什麼方式自殺，都幾乎難免要經歷恐懼和痛苦，是什麼令他們覺得寧願經歷這樣的恐懼和痛苦，也要赴死呢？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說，對於未來生活的恐懼和失望，應該是遠遠超過，或者至少可以抵銷自殺帶來的恐懼和痛苦，人才會選擇自殺吧？

近日讀了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所著的《令人著迷的生與死》一書，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論證了在何種情況下、何種前提下，人的自殺是具備合理性和道德性的，個人認為這本書值得一看。成人們不妨再想一下，教育的目的是什麼？究竟我們想要傳達給自己子女的是怎樣的一種生命價值觀？我們要如何做才能真正減少自殺事件的發生？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令孩子們覺得往後的一段人生是值得盼望的，是值得活下去的，生命中是有值得信賴的價值觀的，生命中有感同身受的愛的，這樣他們才不會覺得死了比活着更好吧！

錢紅莉

離直下啊。把簸箕放樹下，以竹竿擊之，花朵紛紛落下，洗淨，隔水蒸……童年的味蕾，談何嘗得出稀世的美味？不過是一種儀式吧，宛如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年年暮春，我們都要打一次花——如此潔白出塵的花，任其萎於枝頭，未免可惜，不如打它來吃。

在合肥，早年的一次筵席上，我也吃過一回清蒸槐花乾，端出來，有點皺了，潔白變成瑣白，攪幾粒花瓣入嘴，綿軟無力，越嚼越寂寞。本是緊張型人格，一大桌人，也沒幾個認識的，笑也不是，說也不是，唯有低頭食花。多年往矣，不免感念，一個人倘若天生木訥，還是獨處的好，看看書，做做好吃的，簡直是神仙。

小時候有一個場景，至今忘不掉。當月光盈窗，不經意到戶外，恰好明月的清輝也在槐樹下，透過樹隙望月，有一份深深的悸動——在懵懂的童年，不曉得那種悸動到底何來？到得當下，才算明白一點，那分明是靈魂的顫慄吧——人在天然的美面前，是混沌無知的，無以回應，唯有悸動。

實則，槐花，用來涼拌，才最合口。